责编/任波
美编/吴志立
校读/李乐

满城华灯渐次熄灭，喧嚣没入沉沉夜色。画家张奇的创作室，依旧一灯长明，暖光柔柔铺洒在画纸上，水墨交融间，静穆之气缓缓流淌，最后一笔墨痕还隐含着润泽，凝住湖湘山水的灵秀。

“青山远，流水长——张奇湖湘名人故地（故居）中国画作品”系列，至此全部完成。62幅丹青，跨越二十年光阴，见证过放弃与坚守的拉锯，承载着张奇对艺术的赤诚痴念。

这场跨越二十载的创作，从一念萌芽到终成硕果，每一步都浸着汗水。2006年，张奇携“水墨宁乡”系列画作亮相中国美术馆，成为长沙市域内首位以单一县域山水为主题举办个展的画家，其时95岁高龄的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老人亲临剪彩，美学大师李泽厚为他题署“张奇山水画”五字，并提议他以湖湘名人故居为脉络，创作系列作品，诠释湖湘民居文化。

2007年，张奇于湖南省画院美术馆举办同名汇报展后，正式开启“湖湘名人故地（故居）系列”的创作征程。年轻时他曾以一个布包、一支手电，一路班车辗转颠簸，一趟跑七个县，追寻着先贤足迹，踏上漫长的采风之路。现在，虽然山高路远，林深径险，但他仍常孤身自驾，一路风尘苦旅却甘之若饴。为寻一处绝佳取景地，他或站于悬崖之上，或隐身密林深处。盛夏酷暑，汗流浃背；隆冬腊月，寒风砭骨，一速写便是半天，浑然忘我。每次采风，少则旬日，多则月余，足迹深深，刻满山川。

画家张奇的山水世界

黄镌

到左宗棠故居时，正是盛夏。张奇顶着烈日、绕着大山转了许久，却始终找不到上山的路。老乡格外热心，领着他走小径上山，一路说着左公收复新疆、守卫家国的事迹，也讲起村里人齐心守护故居的往事。张奇觉得，这片水土养出的风骨，也在悄悄滋养着他的画笔。

采风回来后，张奇立即开始创作。写生素材的整理、构图的推敲、景物的取舍、写实与写意的平衡、自然与人文的交融，每一步都是精神博弈，都是对艺术极致的求索。为了追求最佳艺术效果，一幅画总要反复构思，数易其稿，有时竟有六七次。很多作品因为幅面宽大，需将画纸吸附在墙壁画板上，画前一站，往往就是半天，沉浸作画时浑然忘我，搁笔时才深觉腰膝酸软、手腕酸胀。

采风、创作、再采风、再创作，年复一年，未曾间断，直至一场大病骤然来袭，缠绵数载。张奇深感身体孱弱、力不从心，加之无专项经费扶持，处处受阻。那段困顿时光，他也曾心生退意：何不做那山间的闲云野鹤？可每当翻开写生册，那些散落乡野的名人故居，那些镌刻湖湘风骨的先贤身影，便穿越时光而来，唤醒他心底的艺术使命。数十载对山水丹青的痴爱，早已融入骨血，成为生命底色，这份深情，又岂是轻言放弃能割舍的？

2026年春，“青山远，流水长——张奇湖湘名人故地（故居）中国画作品展”进入最后筹备阶段，这62幅凝聚半生心血的作品，即将正式亮相，向世人展现湖湘山水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。

张奇的画，技法独树一帜。著名画家黄铁山先生曾言，张奇将传统精华与现代审美融会贯通，让传统山水画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；著名美术评论家钱海源先生评价张奇的山水画是生活美、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完美结合；著名画家朱训德先生评价张奇画作：“山即是人，人即是山，敦厚、灵性、坚韧、大气。”这绝非虚誉，而是对他创作最精准的解读——张奇画山水，不是在“画”他者，而是在“画”自己。

“湖湘名人故地（故居）”系列中，张奇在保留鲜明个人特色的同时，以湖湘民居为点睛之笔，诠释历史文化符号。画中故居，不作孤立描摹，既与山水景致相得益彰，又是地域文化的活态载体：屈子祠肃穆精巧，于江雾中若隐若现；杜甫江阁重檐斗拱，回荡着心忧天下之绝唱；韶山农舍藏着伟人初心，富厚堂青砖承载着曾氏家风，与湘楚山水的苍劲灵秀天然相融，交相辉映。

张奇以水墨写民居之朴，以丘山衬名人之魂，山水为体、建筑为眼、精神为魂，三者浑然一体，每一幅画都是“山水间的故居，故居里的湖湘”，既承传统山水画的写意气韵，又扎根湖湘本土的烟火与文脉，让中国画在湖湘山水与名人故居的交融中，成为可赏、可品、可思的文化符号，绽放出独有的厚重与鲜活。

张奇以近五十载光阴，将自己的人格、风骨、痴念、担当，尽数熔铸于丹青之中。他的画，从来都不只是山水风物，而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，是他独有的生命底色与精神颜色。正所谓万物皆著我之色，笔墨见本心，这便是画家张奇，用一生践行的艺术信仰。

涛声里的靖港

匡芳

初至望城，便被湘江的清润与古镇的温婉撞了个满怀。作为远道而来的游客，我未曾想过，竟有这样一片土地，能将江水的灵秀与岁月的厚重揉得这般恰到好处——风携着湘江的水汽扑面而来，裹着草木的清香与古意的绵长，目之所及，青瓦映江、绿意铺岸，连时光都似在此放缓了脚步，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惊艳，竟忍不住驻足，只想把这片刻的温柔，悄悄记在心底。

站在江边远眺，湘江像一条温润的碧绿绸带，蜿蜒着穿望城而过，轻轻将这片土地一分为二。风过江面，涛声轻响，那声音里，藏着望城的过往，也载着它的今朝，我望着流动的江水，竟生出几分恍惚，仿佛这江水流过的，不只是岁月，更是一代代望城人的烟火日常。

随行的朋友缓缓说起望城的旧事，我静静听着，思绪也跟着飘回了那些道路未通的年代。那时，湘江便是望城的“生命动脉”，是连接内外的唯一捷径。想来当年，无数商船载着本地的物产，顺着湘江扬帆起航，穿越江河湖海，抵达遥远的他乡，也让这座江边古镇，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中一段不为人知的璀璨节点。我望着眼前平静的江面，似能看见千年前，这里商船云集、帆影连天的模样，那些喧嚣似乎都顺着江风，定格成了一幅鲜活的古埠繁华图，心底也生出几分对这片土地的敬畏。

聊着聊着，朋友又说起了望城的古镇，语气里满是骄傲。他说，湘江两岸，散落着靖港、铜官、书堂、乔口、新康五座古镇，像一串温润的明珠，各有风姿，也各藏底蕴。我望着江对岸隐约的青瓦，忽然觉得，这些古镇，大抵是湘江最珍贵的馈赠——靖港的温婉、铜官的厚重、欧阳书堂的文雅、乔口的渔韵、新康的戏味，交织在一起，便成了望城最动人的模样。而其中，最让我心动的，便是靖港水乡，它的故事，始终与一条名为芦江的支流，紧紧缠绕在一起。

据说，靖港是依芦江而建的，昔日的芦江直通湘江，后来因江岸整治，才自成一湾，却也意外成就了它“天然避风港”的美名。我想象着古时的模样，那时湘江江面宽阔，风大浪急，往来的商船，只要拐进芦江，便能避开风浪，安心停泊。

古时的靖港，人声鼎沸，烟火缭绕，商贾们带着各地的货物，在这里交易、休憩，而岸边的戏台一搭，戏文一开，便昼夜不息。江面上的千艘帆船，各自点起灯火，客商们凭栏而坐，听着悠远的戏文，看着水中摇曳的灯影，江风拂面，戏声朦胧，那份悠然与沉醉，即便隔着千年时光，也能让我心生向往，忍不住去想象，那番景象，几可媲美《清明上河图》了。

沿着江岸缓缓西行，江风依旧温柔，眼底的景致也渐渐换了模样。我忽然发现，今日的望城，不只有千年古镇的古意悠长，更有美丽乡村的清新雅致。沿途的乡村，草木葱茏，环境宜人，看着那些精致如画的庭院，目之所及皆风景，心之所感尽欢畅，我深刻体会到那份身为望城人的自豪与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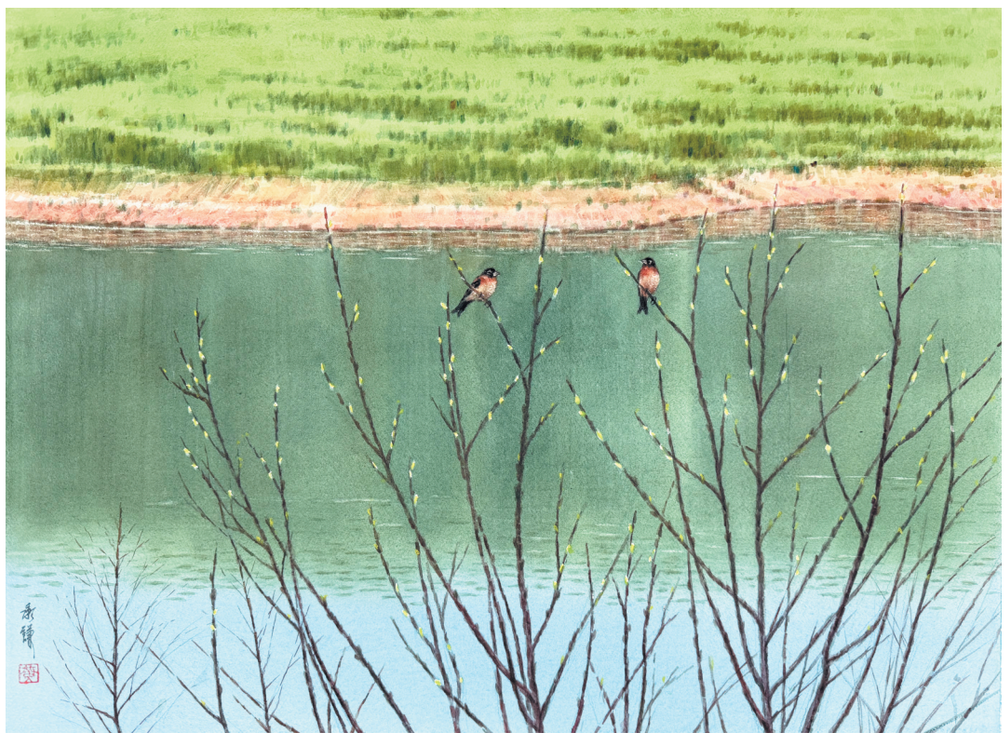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走来，从江边的初见，到古镇的遐想，再到乡村的惬意，望城给我的，从来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柔与惊喜。我想，这便是湘江的馈赠，是岁月的沉淀，它没有刻意的雕琢，却用最本真的模样，打动了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。离开之时，我频频回望，只觉得，望城的美，藏在湘江的涛声里，藏在古镇的青瓦间，更藏在每一份烟火与诗意中，让人念念不忘……

杨杉 供图

一起阅山河·名家看望城

收稿邮箱：632584215@qq.com

长沙市望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



《春恋浏阳河》水彩画　黄承谦

春行浏阳河

赵晋岳

四月初的倒春寒终于被太平洋的暖风揉碎，长沙的云层里难得地漏下几缕慵懒的日光。我推开窗，暖潮裹着草木的腥甜撞入胸腔，窗棂上还沾着前夜雨水写的诗行，玻璃外却已浮动着无数跃动的光斑——那是春的指尖在叩窗。

褪去笨重的毛衣，我小跑着冲向浏阳河。河堤步道的青砖还沁着水汽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湿润的宣纸上。南风掠过水面时，裹挟着碎银般的光点，把整条河搅成晃动的琉璃盏。岸边的笑梅树开得忘我，花瓣挤挨着坠成绯红的瀑布，甜香浓稠得能粘住衣角。可不过十步之外，几株紫李树却萧索如迟暮美人，寒潮撕扯下尚未坐果的花蒂，只剩零星青果瑟缩在紫叶间，像婴儿攥紧的拳头。

青枫与红枫在风里斗艳。前者新叶翠得要滴下汁水，每片叶子都支棱着翅膀，仿佛随时要飞去填满天空的缝隙；后者则像被晚霞浸透的绸缎，摇摇晃晃地铺展成流动的火焰。最矜持的是银杏，细碎的嫩叶蜷如婴孩蜷曲的睫毛，倒教身旁的红檵木急得团团转，满树紫红碎花炸成一片烟霞，活脱脱是聒噪的媒婆。

河滩上的野草半青半黄，三只绒球似的小狗崽正滚作一团，乳牙啃咬枯茎的脆响里，忽见主人背影渐远，便慌慌张张排成歪扭的队列追赶，肉爪在泥地上摁出一串梅花印。河中央的机船突突地画着弧线，船尾拖曳的波纹如揉皱的锡纸。提钓竿的老汉踩着跳板晃悠悠上岸，竹篓里两尾鲶鱼甩着黏腻的尾巴，鳞片在夕阳里泛起铜钱般的光泽。

对岸石阶上，穿蓝校服的少年正在练习小号。音符像一群刚破茧的蝴蝶，笨拙地撞向垂柳，又跌进河水，惊得河鸥扑棱棱掠过水面。那对白发夫妇恰好散步至此，老太太笑着拽老伴的衣角：“你年轻时在文工团吹号，调子可比这娃娃稳当多了！”老头嘴上嗔怪“陈芝麻烂谷子提它作甚”，眼角皱纹却堆成了骄傲的沟壑。

我举着相机在浏阳河边追逐光影。海棠树下，蜜蜂钻进鹅黄花蕊的深宫，绒毛裹满金粉也浑然不觉；柚子树的青苞裂开小口，香气比月光更清澈。镜头忽被一道银线划破——是骑童车的男孩追着父亲冲下缓坡，车铃叮当惊飞了乌桕树上的麻雀，扑簌簌振翅声里，漫天绒毛似落了一场细雪。

暮色渐浓时，彩虹桥的钢索已镀上玫瑰金。散步的人影在步道上拉长又交叠，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从高楼缝隙漏出来，与归鸟的啁啾搅作一团。我站在河湾处回望：东岸的霓虹刚刚点亮，西岸的芦苇仍在风中写着狂草，而春日的浏阳河，正把白昼的喧嚣与黄昏的静谧，调和成墨绿与金红交织的漩涡。

归途中，衣襟沾着草籽，相机储满光的切片。似觉口袋微沉，摸出一瓣不知何时飘入的紫李花——这被春天遗落的孩子，竟在我的体温里，悄然续上了半刻芳华。

汪争 供图

曼彻斯特的风是有重量的。它从北大西洋一路刮来，穿过爱尔兰海，掠过利物浦湾，等抵达这座红砖老城时，已攒下一种近乎固执的凛冽。它兼备骨头与肌理，每一次呼啸而过，都像一句不留情面的实话。我裹紧外套，低头走进这片汹涌，这不仅是御寒，更是我在这座城市刻进骨髓的、关于生存的第一个姿态。

来曼城之前，我的人生沿着一条温润的南方弧线舒展。长沙的少年时代，深圳的四年本科，日子如顺流而下的河水。然而一纸offer把我掷到了北纬五十三度。从崔坪河到湘江，从湘江到南海，再到这座被风雨反复擦洗的异国城市——每一次出发都比上一次更远，而脚下的地面，也一次比一次更陌生。

抵英之初，我陷入了一种名为“悬浮”的真空状态。此前二十载，我的生命轨迹被一套名为“共识”的重力系统精准运载，它托举着我，却也禁锢了我对旷野的想象。直到踏上曼城的土地，轨道猝然消失，我被放逐在一片四面皆路、却无一处标尺的荒原。

风起处，自有声

姚舒容

第一次在seminar（应为“研讨课”）上发言，脑子里的答案是中文的，要在几秒之内翻译、组织、开口。等我终于把一句完整的英文拼好，话题早被同学推着拐了弯。于是，我开始用最笨拙的方式——预设观点、反复构思、提前书写。那是不优雅的，但这是我夺回主权的第一步。后来的seminar，我永远坐在第一排，当老师笑着对我说：“Nasta, you did a really great job”（意为：纳斯塔，你做得非常棒）时，我的坏心情也好像随着积雨云被风吹远了。

真正令我不安的，并非那些有形可见的难事，而是如影随形的不确定感。所幸，人是会在沉默中听见自己的。当所有外在的声音退场，我反而第一次辨认出了自己的声音。原来我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——这样的觉醒，是在无数个独自抉择的深夜里，脱胎换骨抽芽生长的金石之声。

除了这些预料之中的困难，还有一重更深的震荡。我开始意识到，留学最深的感触，是一种彻底的“悬置感”。在过往的驯化中，“好”的定义从未由我亲手裁量。直至踏入这片真空，我才在教授那锋利的论证中，瞥见了一种名为“批判”的审美。同一抹色泽、同一袭面料，在不同的尺度下，竟能生发出截然对立却各自成立的解。我终于明白：美的标准从非唯一，好的路径亦不止一条。

这一刻的觉醒，收走了我手中那把名为合群的旧尺。我睁开双眼，在心中重新锻造了一把尺、一面镜、一片旷野。尺用来量我自己的路，镜用来照世间的众生，而旷野则用来安放那些无需急于作答的终极命题。

在这种辽阔中，我却被那些微小的“相同”深深打动。在曼城坐出租车像一座座流动的岛屿。司机们来自世界各地。有一次，一个巴基斯坦裔的司机听说我从中国来，忽然扭过头，认真地用生涩的中文对我说“你好”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瞬间，车窗外是湿漉漉的夜色，车厢里是两个离家万里的人，因两个简单的音节而短暂地靠近了一点。他告诉我，他来英国已经十五年，家人还在卡拉奇。于是两个离家万里的人，在异国的冷雨中，完成了“精神的接头”。

我站在博物馆的一幅画作前，与素昧平生的人群并肩沉默。那一瞬间，我辨认出了那种跨越时空与文化的共振——那是人类面对美、孤独与死亡时，共有的悲悯与战栗。

这些时刻让我重新理解了“家”。家不只是那片遥远的烟火与土地，它是沉淀在我骨髓里、风吹不散的那部分坚守。我离家越远，反而越能清晰地触摸到根部的脉络。

曼彻斯特的风还在吹，但现在的我，已经不是那个被风推得踉跄的女孩。我学会了在风里走路。我依然在路上，依然要面对未知的课题。但我已不再渴求那份标准答案，因为我正在学着以生命为笔，书写属于我自己的版本。

我时常想起家乡的崔坪河。从前是长辈们沿河而上走出乡土，去往更大的天地；而今，我循着更远的水路，来到了大洋的另一端。我是老树上探向远方的一根新枝。风越大，我便将根扎得越深。而风里，一直荡着家的回声。

采茶村姑（外一首）

张文凡

两根纤纤玉指，在兰花指的渲染下，灵动地飞出一掐，把一针一叶的鹅黄，收归在心底的惬意里。

嫩葱葱的茶叶，在竹篓中砌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宝塔。玲珑剔透的光泽，连同一波波涌动的欣喜，一股脑儿倒进满满一簸箕的丰收中。

新叶之光

春天那强大的磁场，把一棵棵树的怀春之梦，一口气揣了出来。

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吹着一支支迎春曲，伴着温软的春风，渐次走进鲜嫩的风景，把春天点缀成一道刚着色的中国画。

鹅黄是她们生命的底色。小小的一片片，在明媚的春光中，挤着鲜亮的媚眼，把春天撩拨得心花怒放。

嫩绿，招展着生动的大旗，在蓝天的屏幕中，舞成了一个个出水芙蓉。

短笛

与“裕湘纱厂”相遇

黄利平

春日的细雨，如一袭青纱蒙住了这座城市的喧嚣，牵绊住人们匆匆的脚步和奔腾而过的车轮。河的彼岸，若隐若现的霓虹在楼宇间渐次盛开，雾气氤氲，如海市蜃楼一般，江水滔滔，一路北上，径直坠入洞庭。只有那几艘孤独的游艇，兀自停在江边，随浪浮沉，一如我脚下的这个码头。

当我头一回站在银盆岭的码头眺望湘江上的傅家洲时，身后的裕湘纱厂作为这个城市的工业遗址刚刚修缮完成，那一年，我大学毕业来到长沙，在湘江西岸刚刚安定下来。没能见证它的辉煌与繁华，也无从体会它的挣扎与落寞，只有那些修旧如旧的纱厂门楼、办公楼和仓库等建筑群落，静静矗立在湘江畔，弥漫着新潮而又怀旧的文艺气息，在岁月的洪流中等待着人们与它再次相遇。

沿码头拾阶而上，如果只看门楼那鲜红而刚劲的四个大字“裕湘纱厂”，你已经很难想象它在峥嵘岁月里的辉煌了，我罗列几个与它相关的历史碎片吧，供诸君自行想象。裕湘纱厂创办于1912年，是湖南最早的现代棉纺织工厂，也是我国最早的轻工业形态之一，且是至今还在运营的纺织企业（现名“银太集团”）；裕湘纱厂那西式欧派的大门，号称当时全国纺织行业的“三大门”之一；担任纱厂厂长的何元文先生，曾出任长沙市的首任市长；鼎盛时期，工厂职工8000余人，年产值过亿，所生产的产品远销亚、非、欧、美洲国家……在一个“实业救国”的革命战火年代，这样一家企业对于湖南意味着什么，可想而知。

当然，如果光凭规模与历史来论英雄，难免略显单薄，但它在中国近代革命和战火中挺直脊梁，屹立不倒，为湖南的革命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与物质的支援，付出了血与肉的代价，应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了。抗日战争爆发，纱厂的工人捐出生产的物资，捐出自己工资支援抗战前线，当年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曾在全省的行政会上说道：“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，每年除供军棉7万担，军布300余万匹”，后因“文夕大火”的影响，裕湘纱厂战略转移，整体搬迁至怀化黔阳，继续为抗日提供物资……

从纱厂的门楼出来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百年芳华，岁月沧桑，都化作一江春水，倔强北去。我在这个城市定居也快二十年了，偶尔来裕湘纱厂园区走一走，触摸历史的斑驳，感受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目睹了湘江西岸的崛起和繁荣。

春风浩荡，潇湘大道两旁的梧桐树已经生出了新的枝叶，亭亭如盖。路上车流如织，奔流不息，一如当下这滚烫的生活，马路对面，已经是一个摩登现代的大都市，高楼林立，气宇轩昂，商业遍布，好不繁华，往北再走几百米就是渔人码头与湖南金融中心，这盛世，应是百年历史的回响。

曾经芳华如梦，也只能在历史中相遇了；与裕湘纱厂在现实中相遇，早已是繁花似锦，一条路，一条江，连接两个世纪的荣光，见证着每一次的不期而遇。

大美长沙